

20世纪华夏女性文学经典文库

后新时期有代表性女作家群

世纪绝唱

白佳山 丹敏
林蓓山 蒋毕
黄裘蒋 毕
.....

方莉染 欣斌 建
方池陈 张徐 迟

顾问：冰心
主编：阎纯德



120486

I217.1

013

世纪绝唱

后新时期有代表性女作家群

20世纪华夏女性文学经典文库

中国文联出版社



石油0111712

(京)新登字 17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纪绝唱/阎纯德主编.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5. 8
(20 世纪华夏女性文学经典文库)

ISBN 7-5059-2291-2

I. 世… II. 阎…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13485 号

世纪绝唱——20 世纪华夏女性文学经典文库

阎纯德 主编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中国石油报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6.875 印张 2 插页 434 千字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300 册

ISBN 7-5059-2291-2/I·1661

定价: 20.80 元

世纪绝唱

阎纯德 李杨杨 编

阎纯德 主编

20世纪华夏女性文学经典文库

目 次

方 方	
-唱三叹	1
王晓丹	
诗缘	24
冬 至	
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可我已经飞过	28
田珍颖	
叶儿飘飘	33
吕纯晖	
我的花世界	46
匡文立	
终极马架	52
华 姿	
回忆东湖	69
孙晶岩	
海梦	79
池 莉	
烦恼人生	83
毕淑敏	
女人之约	128
杨小敏	
山户	154
严歌苓	
抢劫犯查理和我	165

张 欣	
情同初恋.....	180
张冀雪	
异乡的树.....	219
陈丹燕	
花园.....	229
陈 染	
无处告别.....	240
迟子建	
葫芦街头晚唱.....	290
回溯七侠镇.....	301
林 白	
随风闪烁.....	313
武 华	
三妹！三妹.....	327
项小米	
小小世界.....	332
徐小斌	
黑瀑.....	341
郭淑敏	
一日佛门.....	355
顾志成	
在13号门前徘徊.....	359
韩小蕙	
悠悠心会.....	363
黄蓓佳	
追你到天涯.....	370

程 琪	
深深的大山里.....	391
斯 好	
梦魇.....	405
爱情神话.....	410
曾明了	
生死界.....	413
蒋子丹	
左手.....	454
寒 冰	
丈夫在天涯.....	470
袁山山	
表达情感.....	494

方方 原名汪芳，1955年生于南京，江西彭泽人。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湖北省电视台任编辑。后为湖北省文联专业作家、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今日名流》杂志社长兼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小说集《“大篷车”上》、《十八岁进行曲》、《江那一岸》、《随意表白》、《行云流水》、《一唱三叹》、《风景》、《无处逃避》及《方方》（作品选集）等。

一 唱 三 叹

玲妈现在常常喜欢坐在走廊上发呆。她先前很是妩媚很是灵活的目光渐渐地在被一层说不清的阴影笼罩。如果夕阳从外面落下一束在走廊上，如果那一刻玲妈正好坐在栏杆边，玲妈脸上的哀伤和惶惑便仿佛被一支浓重的彩笔涂抹了一下，于无形之中扩大和散发开了，以致于整个走廊上都回荡着玲妈的气息。这气息和楼后头五楼桂花树的芬芳混合在一起，每天随风漂浮和萦绕。

几乎没有人想起玲妈欢悦的笑声是哪一天消失的。只是在人们不约而同地感到缺点什么声音时，才发现喜欢笑的玲妈已变成走廊尽头枯枯地静坐于斯的玲妈。

人们开始有意识地走近玲妈，试图带着如昔的轻松唤一声“玲妈”，却不知为何，近至玲妈跟前时开不了口。玲妈不语，只作无言一笑。笑容依然美丽清新，但又无端多出一点可以揣摸的东西。是冰凉如水，或是凄清如月？走过去的人都禁不住心里“噗通”一下，尔后便感到无边的孤寂从八方袭来。

玲妈穿着她深紫色的衣裳，是人们眼睛已经习惯了的那一层紫色，每天迎接日复一日的寂寞。四面来风像是卷过来几十年流逝的

日子，成千的成万的日子汇聚在玲妈的身边，形成台风，玲妈象是坐在平静的台风眼中看往事云水翻腾。

我总是如此地推测玲妈。我想她是淹没在了自己的往事里。她细心地品味着岁月里的每一细节，咂着嘴想判断其间蕴藏着的甘与苦。但品尝的结果玲妈永远不会诉诸于人。玲妈总是会给你一个微笑，尽管那微笑里不一定全是愉快。

唯一有一次玲妈说出了郁积在她心中的解不开的情结。那是几个记者在采访优秀母亲玲妈的时候玲妈说的。玲妈的话令其他几个优秀母亲大惊失色，其中之一还涌出了眼泪。而记者们只是面面相觑，作了无奈一笑。过后便再没人热情地围着玲妈恭维或赞美。于是玲妈静穆坐在领奖台上，眼睛里的情感淡得若什么都没有。

玲妈只是用她悦耳的嗓音平和地说：“如果让我重活一次，我一定要把儿子都留在身边。”

我知道许多女人爱惜自己的自尊和虚荣甚于爱惜自己的生命。她们坚忍着自已，与孤独和思念为伴。她们总是鼓励丈夫或者儿女去闯荡天下，立下一份大业，哪怕他们吃尽辛苦也如她们一样地将孤独和思念作为生活中的盐，也不让他们回头。她们永远作着牺牲，只为了在某个将来的日子里听着荣誉的足音循她而来，听着掌声和颂歌为她而起，当然或许也还为些别的什么。这自然也不失为一种理想。让人也能感受到别一样的美丽和崇高，并由此而生出许多的崇敬和钦佩。

只是我也知道，为了所知的她们的坚强她们的镇定自如她们的无私无畏仅是一副华丽的铠甲。金属片的坚硬和它的炫目光耀使外人无法穿透外壳而窥视其内核的形状。甚至她们自己也被自己的铠甲所封闭所迷惑。直到有一天，有一天岁月的风雨流水磨损了一切可闪的光芒，报纸都泛黄了，油墨的清香散发在她们的崇拜者和慕

仿者身上时，她们才会意识到失掉的早已失掉，得到的亦从此消失。每一个日子都是钝锯的一齿，以一往无前的姿态从心头拉过，剩下的只是凄清和空寂的情绪。

我相信许多的她们，到了玲妈这样的年龄，一定如玲妈一样，呆坐在阴影之中迷惘地怀想，并将这份怀想散发成一种潮湿而怪异的气息，使之无孔不入。

玲妈已经 77 岁了。女人到了这个年龄便如一棵没有绿色的树。成语书上呼之为枯木朽株。

玲妈和一个 17 岁的小保姆一起生活。每个月收到三封薄薄的远方来信和一道询问她有没有生病的电话。玲妈知道这都只是在打探她是否还活着，虽然事实并非这样。

纵如此，玲妈还是每月企盼着它们的准时到来。玲妈差不多一收到信便提笔回复。玲妈的眼睛已没有多少光泽了，她总是把字写得很大，因此玲妈寄出去的信总是很厚，有时不得不专门奔去邮局作超重处理。玲妈的信向南向北向西，论来论去实际上都在商量归谁回来过年。玲妈有四个儿女，加媳妇女婿孙子外甥总共 12 口人。而玲妈只有一间等同他们人口数那么大面积的房间，玲妈的儿女只好轮班回来。玲妈为自家的永无团圆之日面心惊肉跳，有时一觉睡醒，家里空无一人，只微微地传来小保姆在厨房偷食花生米的咀嚼声。玲妈便欲哭无泪。玲妈想怎么会是这样呢？

很多年前的一个冬天，盈月老师领着我走进了玲妈的家，从此以后，所有关于玲妈的事我都倍加留心。

玲妈坐在朝阳的窗前，冬日的阳光照在她白皙的脸上。玲妈眉眼带笑，口角春风，告诉盈月老师她几天前把她的儿子送到了农场。

盈月老师十分惊讶地说：“是昆生吗？他为什么不考大学？他不是学校的高材生吗？”

玲妈说：“他是想考，但是我觉得他可以干更大的事业。你没见

董加耕的事迹？那是多么伟大的举动。”

盈月老师无言地望着玲妈，欲言又止。

玲妈说：“昆生是个有理想的孩子，他一下子就想通了。他响应了号召，全校都被他的决心震惊了。好多孩子都学他哩。他们走时，敲锣打鼓很热闹。有个领导还来慰问了我们，同我们握手照相，你猜那是谁？”

盈月老师说：“谁？”

玲妈兴奋地说：“是区长呀！”

那天盈月老师和我在玲妈家坐了一个多小时，玲妈一直处在叙说的亢奋之中，几乎不容盈月老师转换话题。我担心盈月老师会恼怒地拂袖而去，因为盈月老师的眉尖已经愈皱愈紧了。差不多天有些发黑时，盈月老师才总算切断了玲妈的话。盈月老师指着我说这孩子想学弹琵琶，我想请你指教她。玲妈牵起我的手略微看了看我的手指，便满口答应下来。

盈月老师说：“那叫她每个二四六下午来？”

玲妈说：“可以。”

于是我们便出来了。盈月老师出门后低声地咕嘟了一句。我听清了盈月老师含混的句子乃是“莫名其妙的女人”。

我却为玲妈深深地打动。玲妈荷色的绸袄，玲妈优雅的举止，玲妈美丽的表情，都让我觉得新鲜。而且玲妈还是那样的进步。我把我对玲妈的印象一点点地告诉盈月老师。盈月老师笑笑说：“等你再长几岁，你就晓得玲妈最要命的弱点就是头脑简单。”

盈月老师说这话时，一阵寒风从我们的身后掠过。盈月老师的话也就随风而去。直到很久很久的一天，我到昆生下放的农场拍专题片，才蓦然地想起盈月老师对玲妈的评价。便也是那天，我去看了昆生。

昆生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的卡”蓝春装。袖口上留着许多粉

笔灰。春天的太阳照在他背后碧绿欲滴的田野上。立在这背景中的昆生显得憔悴无比。他的眼睛象他的母亲的一样明亮清澈，这使得他很好地掩饰住了他内心的阴郁。我去时昆生刚刚离了婚。他的妻子也是他当年的同学回城顶职好几年了。她忍受不了孤独和寂寞，于是分裂了她的旧家，又重新为自己筑就了一个新的。昆生说：“这只是迟早的事。”

昆生领我去了他的家。我不想对一个农场小学老师的家有过多的描述。比起电影中常见的贫雇农的家庭，那自然也还是好得多。只是也只有同他们相比心里才感到几分安慰。昆生为我在屋后的园子里掐了一把鲜嫩的碗豆尖。那悠长的清香使我很容易地往田园牧歌上联想。

昆生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说完他又自嘲般地笑笑。

我问昆生玲妈到这儿来过没有。昆生摇头说没有。说完他突然又补了一句：“我妈风光了，可惜我……”

炉子上的饭溢了出来，昆生忙刹住话朝那“滋滋”的声音奔去。

这之后昆生不再跟我提玲妈，只是反复说他已经判给他妻子的女儿。昆生的言语中充满着焦虑，我反反复复地去想他含混之意是什么，终于我想明白了。我为昆生感到哀伤。昆生预感他的女儿有一天会被她的继父奸污。

在春天的阳光下，昆生阴暗的心情被清清白白地晒在绿野里。昆生像那绿野中努力操作着的农民一样土头土脑外加一些笨拙。

我想这就是玲妈所期待的伟大么？倒是昆生一再说农场还不错。进了城他反而感到人生太喧嚣更易令人乏味。

我在回城后告诉盈月老师也就是我后来的婆婆，她说：“谁处在那个位子上都会这么说。”

盈月老师是我小学三年级的语文老师。她和玲妈曾同是一所高等师范的同学。盈月老师觉得她生活中的每一步棋都比玲妈高上一

招。

盈月老师和她的二儿子也就是我的先生的哥哥住在一起。她的二儿子当年没考上大学，在他欲同女友一道支边时，叫盈月老师用以命相拼的咒语留下了。他只好眼睁睁地望着女友登上西行的列车。现在回想起他旧日曾觉得惨痛无比的岁月时，他总是朗朗地大笑，笑罢便称赞他的母亲远见卓识。他现在是一个什么局的局长，住着四室一厅的房子。盈月老师一但有病痛时，他能为她请最好的医生住最好的病房用最好的药品，甚至用他的小车迎去送进。盈月老师气色红润，细皮嫩肉，穿着质地精良的老年时装，一副贵夫人的颐指气使态。她的孙子孙女每天上学下学都呼前呼后地叫喊奶奶，相互间开着世上最美丽的玩笑。盈月老师进入晚年差不多同玲妈断了交往。盈月老师说：“我见她可怜兮兮地守着满墙奖状一盏孤灯心里过不得，好象败了人过日子的味。”

而玲妈也同样忘了盈月老师。我在老早老早的时候，唯一听过玲妈说盈月老师。玲妈说：“她为自己的每一件事都算计得不会有分厘的亏吃。她天天算计怎样才能对自己有好处一点也不感到累，她在这方面是个天才。”

玲妈说这话时，盈月老师家中正天翻地覆地闹得厉害。盈月老师为不许她的二儿子支边设计了几套自杀方案，第一套第二套都被别人成功地阻止了，而第三套正在进行时，也就是盈月老师拿了老鼠药要吞饮时，她的二儿子跪下了，表示放弃支边，留在城里。盈月老师大获全胜。而她二儿子的女朋友也就是玲妈的大女儿却挥泪而去。玲妈将女儿送上西行的列车上时，她的女儿已哭得泪入一般。她因为男朋友突然的变卦也意欲留在城里，但是玲妈劝阻了她。玲妈说：“好儿女志在四方，已经决定了的事不要随意悔改。越是这样特殊的情况越是考验你的意志的时候。”

玲妈的女儿便哭着随车而去。火车驶得老远，玲妈才哗哗地流下眼泪，她跟着火车喊了一声：“南生，要多多保重呀。”

同在一个车站流泪的还有盈月老师的二儿子。他的眼泪里除了悲伤还有羞愧。他的女友一直没有理睬他，就连最后，他哭着劝慰玲妈时，玲妈亦昂着头擦干自己的泪水，狠狠地盯了他一眼，傲然而去。

盈月老师和她的二儿子为这事几乎灰溜溜了好几年。人们戳着他们的脊背鄙视地议论他们。而玲妈，则赢得众人一致的尊敬。玲妈走到哪里，哪里都有热情而敬慕地叫喊玲妈的声音。

我自第一次跨进玲妈家之后，每个星期都去玲妈家呆三个下午，跟玲妈学弹琵琶。

玲妈在我的印象中是琴棋书画无所不通的形象。她温文尔雅的声音永远使我感到亲切和感动。玲妈的丈夫是个地质工程师，长年在野外奔波。玲妈为了他的事业而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因为他们有五个儿女需要照顾。

我认识玲妈所有的儿女，我和他们都如兄弟姐妹一样和睦相处。玲妈的儿女们都十分敬爱自己的母亲。他们几乎全是学校里的老师最喜欢的学生。

玲妈在居委会里做了个治保委员，完全是义务地工作。每逢玲妈开会或“查火”时，玲妈总是要她的女儿南生、也就是后来支边去的那个女儿指教我。

南生那时是个脸上常带微笑，说话轻言细语的女孩。她扎着两根长辫子，走路的步伐和动作都极其轻巧。我记得她害怕世界上一切小虫包括蚂蚁。那时盈月老师的二儿子时常来找她，有时说话，有时就呆呆地望着她的脸。

一天，我记不得那是哪一年，是春天还是秋天。只记得那是一个下雨的日子。使我记得这个雨日是因为我曾经在雨里淋了好一会儿。那是一个灰暗的下午，那个灰暗的颜色涂在我的心里直到有一天我自己亦如此这般我才在一笑之中将之忘却。

盈月老师的二儿子来时，玲妈已出去开会了。南生正教我揉弦。她的左手颤动时，肩膀一高一低着，姿势十分好看。她作了几次示范，又点拨了我几下，然后朝默不作声的盈月老师之子偏头笑笑。那小伙子眼睛里仿佛燃烧着火，他热烈地注视着南生一言不发。南生脸迅速红如晚霞。她显得局促不安。这局面僵持了好一会儿。南生终于低低地对我说：“你到门口小椅子上去弹好么？要反复练。我能听到你弹得好不好的。我们有点事儿要商量。如果我妈妈回来，你就弹北京有个金太阳，好么？”她说完陪我一起到门口，见我坐定，方又伏在我耳边说了一句：“帮帮我啊，我挺喜欢你的。”

我不解她如此作的意图，但我却愿意听她的话。我坐在门口反复地弹着，毫不介意房间的紧闭。直到屋里突然传出南生带着恐惧感的“不，不，”两声，我才不由自主地对神秘的屋内产生瞬间的兴趣。于是我散乱地拨挑着琴弦，透过锁孔朝屋内窥视。我看见南生一件件脱着她的衣服，最后连短裤衩也脱了，她举起双手，拢起自己的头发，原地转了几圈，嘴里说：“行了吧，看完了吧？”盈月老师的二儿子走过去抱住了她。他微微蹲下身子将脸放在南生的双乳之间。

我觉出自己的心通通地几乎快要蹦了出来。然后我觉得南生和那个小伙子真是恶心之极，于是我放下琵琶，跑到外面，任雨滴浇打着发烧的面颊。

天空灰白灰白的。也许好久也许只一会儿，我听见南生喊叫我的名字。我几欲不想理她，但我还是没能坚持得住。南生的声音又尖又脆，充满着焦虑，我从来没听说过她这样的大声。

南生说：“为什么站到雨里面？”

我说：“我练累了，想歇歇。看见一只鸟在飞，我就追着看：为什么它的翅膀湿了还能飞呢？”

南生说：“你撒谎。”

我想了想，还是说：“我没有。”

很久很久之后，我的男朋友也就是盈月老师的小儿子对我提出一个请求时，我微微地吃惊了一下。那时我们的关系已经明确了，甚至彼此已经吻过了好多回。他说他想看看赤裸裸的我，只是看看。说不出为什么很难拒绝情人的这种请求。于是我照作了。我不由自主地采取了南生同样的姿式。我举起双手拢起我的头发，原地打了几圈。他嘴里说着“太美了”尔后便拥了上来。很快他的脸伏在了我的胸前。我曾经眼见过的那一幕倏地跳回到了脑间。在我的情人激动不已时我推开了他，尔后在他的注视下我从容地穿好衣服，几分钟后又相依着坐在沙发上，我告诉了他关于南生关于他的二哥关于雨天的一个故事。

他听后很是惊讶，然后双手捧着脸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因为他知道，我也知道，南生在去新疆没几年后的一天，突然失踪了。

便是那年的冬季，盈月老师的二儿子同他厂里一个美丽的女会计结了婚。

在听到南生失踪消息的一个月里，我几乎隔几天便去看望玲妈。那时我已读了中学，在中学的宣传队里弹琵琶，继续指导我弹奏的老师是歌舞剧院的职业琵琶演奏家。他的《十面埋伏》弹得一点也不比刘德海差，至少他的徒弟我这样认为。他告诉我说我很难成为一个具有专业水平的琵琶高手。因为，我一开始学的指法和姿式都不正确，而我又熟练得几乎定型，改变这一切都很困难。

我初听这个评论时，心灰意冷得干什么都没了信心。我把这事告诉玲妈，玲妈怔了怔方说：“没有想到。”然后又说：“以你的聪明可以干更大更要紧的事，何必非要抱一生琵琶呢？退一步海阔天空哩。”

我的琵琶现已满是灰尘地挂在屋墙角。因为屋子漏雨，墙角潮湿，弦都锈住了。我的丈夫几次提醒我让我处理一下那“鬼玩艺

儿”。但我却不舍。它曾经是我少年时代最亲密的伙伴，况且那是南生亲自陪我上街买回来的，每次，我都会因它而想起消失于世的南生。

玲妈的坚强实在出乎人们预料之外。只两三个月，玲妈便从悲痛阴影中走了出来。玲妈在会上平静地说：“孩子失踪了，是死是活还不晓得，但活着的人还得好好活。该干什么干什么，我还是要说好儿女志在四方。”

很多人都鼓了掌，玲妈便是那一年开始了她先进人物的生活。她的照片和事迹都登上了报纸。报纸上的玲妈微微而笑，十分地满足。

那一年玲妈另外的两个儿子一起下了乡。

宜生有几个月里同我往来得十分频繁。宜生是玲妈最小的女儿。那时，她和我一起皆作为留身边的子女没有下乡。

宜生是个性格孤僻的女孩，她几乎没什么朋友。宜生同我在一起时也很少说话，通常她找我只是询问一下毛衣的风尾花怎么织以及桌布的花边如何钩。后来我们都分别参加了工作，时间长了，宜生同我亦成了陌路之人。

宜生出嫁时是夏初的一日，她出嫁得很是突然，她的丈夫是她的师傅。玲妈很冷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玲妈说：“你是知识分子家庭出生的人，娇骄二气很重，要向工人师傅好好学习，改正自己的不良习气。”

宜生连连点头。送她走时，我感到十分怅然。我觉得事情本不该是这样。我把宜生送到她的丈夫家中，抚着斗室中仅有的一张床想说点什么再告辞。宜生说：“别说什么。我很高兴。我一直想离开那个家，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妈好可怜。”

宜生就是这么无头无绪地说的。我记得那天她头上别了个红发卡，在明亮的夏日阳光下十分地触目。她的脸红扑扑的，溢着新婚的欢喜之情。